

爱情与叛逆

LOVE AND REBELLION

情迷出逃
青春叛逆
野人之路
爱人同途

主演：大岛、陈红、李修贤、李修贤、李修贤、李修贤

中国文联出版社

俄罗斯是一个尚未开化的野蛮民族吗？
美国是否已经完成高擎西方文明火炬的历史使命？
世界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人类的希望究竟在何方？

爱情与叛逆

【美】 大卫·奥斯本 著 曹明伦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David Osborn
Love and Treason

根据New American Library 1983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侯 洪
封面设计：吕树明
版面设计：杨 桦

爱情与叛逆

曹明伦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5 字数169千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9,500 册

统一书号：10374.413

定价：1.60 元

ISBN7-5411-0083-8/I·83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大卫·奥斯本 (David Osborn) 是美国当代作家，擅长以风云莫测的国际政治舞台为背景，向读者展示扑朔迷离的社会关系和微妙深邃的人际关系。他近年的畅销小说除《爱情与叛逆》外，还有《开放季节》、《法国人的决定》等等。

《爱情与叛逆》叙述美国明星播音员阿丽克丝向往幸福和谐的婚姻生活，放弃新闻事业，答应了国务卿沃克尔的求婚。婚后，她却陷入了一连串的烦恼和不幸：丈夫行踪诡秘，对她讳莫如深，自己如坠罗网，被人跟踪窃听；情人久别而至，继而惨遭杀害；理想渐渐破灭，爱情化为泡影。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军方情报部门都把触角伸向了她仍然深深爱着的丈夫。为了拨开迷雾，解开疑团，阿丽克丝开始了行动。她历尽艰险，终于发现了丈

天 5.10.8

夫以人质骗局为障眼法，策动葡萄牙政变，出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让美苏长期鹬蚌相争，欺骗美国人民，背叛国家利益等罪行，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正在这时，死亡的黑手向她伸来。阿丽克丝死里逃生，赶到白宫宴会厅，毅然在爱情与祖国之间作出了选择。她在痛苦中悟出了生活的真谛：“在生命的长河中，使人感到满足的往往并不是人们刻意追求的。”难以捉摸的命运又让她开始了新的生活。

小说惊险曲折，悬念丛生，读来引人入胜，掩卷发人深省。

主要人物表

哈洛德·沃克尔	美国国务卿
阿丽克丝·索比斯基	国务卿夫人
温多特博士	精神病医生
艾德里安·詹姆斯	阿丽克丝昔日的情人
桑迪	阿丽克丝的女保镖
阿诺德·怀尔德斯坦	大银行家
史蒂夫·里克尔	国务院保安人员
佛格拉将军	葡萄牙军队总参谋长
纳斯门托(真名叫阿耳梅达)	佛格拉的随从参谋
灰发老人	职业杀手
秃顶青年	职业杀手
申森上尉	美国陆军情报军官
维吉尔·弗恩	中央情报局谍报处第二副处长
海伦·卡森	弗恩之助手及情妇
戴维·法耳	联邦调查局情报处副处长
苏姗	法耳之妻，医生
M.J.林德尼	詹姆斯之情妇

威廉·鲁伯特
施厄菲尔
卡塔里洛上校
拉兰德“公爵”

伯拉德·科洛维斯基

范莉娅

联邦调查局局长
海德堡大学历史教授
葡萄牙左派军人领袖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顾问
美国广播公司电视新
闻播音员及记者

序 章

“沃克尔夫人，你结婚之时是否考虑过保留你的姓氏，以维护你自身的独立？”

阿丽克丝从讲坛上寻声望去。提问的那位女士坐在前排，大约三十来岁，短发，长脸。她心中不由得暗自纳闷，这张脸使她想起了谁呢？大概是很久以前的一位熟人。提问者的身后，一张挨一张的脸庞挤满了整个旅馆舞厅。那些脸庞都显得模糊不清，就象是浅水中的一粒粒小圆石。

“请原谅。”阿丽克丝回答道：“我认为我在刚才的讲话中已经讲得很明白。我放弃电视生涯是因为我需要在婚姻中扮演一个传统角色。这多少也意味着我决定用我丈夫的姓氏。”

长脸女人毫不通融地追问：“这么说，你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你自身的独立罗？”

阿丽克丝耐心地回答：“我从不相信做一名贤妻良母

就会放弃什么。对我来讲，做一名妻子和母亲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我通常把它视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她扫视着听众，问道：“还有人提问吗？”

这是美国新闻界妇女组织的二十五周年纪念会。阿丽克丝刚刚结束了她三十五分钟的演讲。她演讲的中心内容是许多现代妇女所面临的职业和婚姻的矛盾问题。她出席这个纪念会完全是她丈夫哈洛德的主意。阿丽克丝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过去，不愿意提到自己曾当过美国广播公司的通讯记者和第一个全美电视网的明星播音员，不愿意提到自己曾在底特律当过采访记者，更不愿意谈起自己的童年。但是，用哈洛德的政治眼光来看，她在这个纪念会上露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新闻界妇女组织主席的丈夫是一名参议员，眼下这名参议员正同哈洛德闹别扭。

为了今天的讲演，阿丽克丝几天来一直心神不安。不过，一切总算还顺利。她来了，与大家共进了午餐，谢绝了新闻界妇女组织主席的劝酒，她的讲话激起了听众的热情，赢得了阵阵掌声。现在，只要再回答听众们几个问题，她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又一名听众举手提问：“如果沃克尔将军那次著名的求婚不是传闻而是事实，你能告诉我们你当时是怎样回答他的吗？”

“外间的传闻确是事实。我当时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噢！’”

听众暴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

那是四年之前。阿丽克丝刚刚播完了晚间新闻。制片

助理把一台电话机送到她跟前：“沃克尔将军的电话。”

阿丽克丝拿起听筒。她在刚才的晚间新闻中批评沃克尔将军卷入了五角大楼的一桩丑闻。

话筒里传来沃克尔的声音：“是阿丽克丝·索比斯基吗？”

“是我？”

“我是哈洛德·沃克尔。就凭你五分钟前所讲的那番话，我能够也应该控告你。不过，我想到了一个更聪明的办法，那就是正式向你求婚。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

四个月后，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罕见的婚礼，他们的婚姻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

阿丽克丝看见听众中又有人举手。

“请吧。”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提问者又是那个长脸女人。

“你刚才讲你的经历时，一点儿也没有提到过异性干扰。你通常都能控制自己吗？”

天哪，真是俗不可耐！阿丽克丝暗暗诅咒。你也解放得太过头了！不过，她试图尽量使自己的回答显得轻松一点。她已经使她的听众适应了她所希望的轻松愉快的气氛。“干扰？没有，完全没有。人们有时习惯于送一个秋波或青睐什么的，那就做一个普通人吧。不过我倒经常在想，要是没有这些媚眼，我会如何感受。”

听众笑得更欢了。又有人举手，但那位长脸女人毫不让步。不待笑声平息，她又紧逼道：“这么说，照你的经验，电视屏幕上那些女人都把暗送媚眼、卖弄风情作为飞

黄腾达的手段罗？”

整个舞厅顿时静寂下来，听众们期待着回答。阿丽克丝看见提问者脸上显露出一丝嘲讽的神情。好哇，你这个荡妇，你是说我在电视上卖弄风情？突然间，她回想起了这张长脸使她想到的那个人。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底特律，一个圣诞节，阿丽克丝和另外一些同样没有亲生父母的孩子受到一户有钱人家的邀请。阿丽克丝想给主人送一件圣诞礼物。她亲手做了一个布娃娃，从自己的裙边撕下一块布为布娃娃做了小衣裳，用养母的化妆品为布娃娃化了妆。但是，她永远也忘不了那户有钱人家的小姐接过她的礼物时的神情，那种自命不凡、降贵纡尊的傲慢神情。她眼前这位提问者当然不可能是那户有钱人家的女儿，但那神情是多么相似啊！

阿丽克丝把长脸女人打量了好一阵，心中涌起愤慨之情，同时又充满了自信。这不是在底特律，不是那个圣诞节，她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没有亲生父母的小女孩。电视新闻界充满了风险和艰辛，但她独自一个人走过来了，她在没有任何靠山后台的情况下闯过来了。她要击败眼前这位长脸女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阿丽克丝的声音冷冰冰的。
“你实际上是想知道我是怎样成功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我从未靠肉体的诱惑去发掘重要新闻，写出漂亮文章，在电视屏幕上赢得大量观众。”

舞厅里死一般的静寂，接着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长脸女人颓然坐下，脸上的微笑消逝了。五分钟后，阿丽克

丝在友好热情的听众簇拥下离开舞厅。

刚才为她摄像的那部摄像机已等候在门厅，准备摄下她离开会场的镜头。门厅里挤满了乱哄哄的人群，但阿丽克丝的眼光只停留在那部摄像机和站在摄像机旁的那位年轻女记者身上。那女记者不过二十出头，显然还是个新手。当她举着麦克风和摄影师一道上前，准备向阿丽克丝提问之时，阿丽克丝心底不由得涌起一缕淡淡的伤感之情。现实比回忆更能牵动她的依恋。她真想停下来同那位姑娘聊聊，真想重新回到曾属于她的那个世界，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多少年来，新闻事业就是她全部的生活，新闻界就是她的家。但是，她终于没有停下，而是径直走过那位举着麦克风的姑娘，出门朝她的汽车走去。当她爱上哈洛德·沃克尔之时，她就决定告别自己的过去，完全献身于他们的婚姻。新闻界对她已不复存在了。她更喜欢的角色是当好她丈夫、美利坚合众国现任国务卿的妻子，将来还要当好他们孩子的母亲。

她绝不允许让任何念头来妨碍他们的婚姻生活。

第一章

阿丽克丝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房间。房间在一幢老式建筑的二楼。这幢楼坐落在绿树成荫的第二十四大街旁。房间里铺着灰色地毯，排满了书架，书桌摆在两扇很高的窗户之间，窗边垂着厚窗帘。室内只有一张皮革已起皱的小沙发和一把罩着布套的椅子。

阿丽克丝觉得这房间毫无生气。她认为，当一个人不得不向精神病专家吐露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时，那应该是在一个爽心悦目的地方，一个使人感到温暖和安全的地方。

哈洛德曾谈起过温多特博士。这位精神病专家很年轻，但据说是华盛顿最有名的精神病大夫之一。几个月前，阿丽克丝开始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她开始睡不着觉。情绪紧张常常使她感到筋疲力竭。她开始每星期都来温多特博士的诊所。可近来她发现与这位精神病专家谈话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她越来越讨厌他那些毫无侧隐之

心的提问。

阿丽克丝竭力不去看温多特博士，但又不时因偷眼去瞥他而暗暗生自己的气。在她与哈洛德·沃克尔结婚之前，当她还是阿丽克丝·索比斯基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把她那张漂亮脸庞与晚间新闻节目视为一体的时候，她也常常不得不与一些固执得令人发疯的人打交道。她通常对这些人显露出她那特有的、从未使电视观众失望过的一种神态。只要她那张美丽的脸上蒙上一层职业性的柔和，只要她那双琥珀色的大眼睛里闪射出有感染力的光彩，只要她那丰润的唇边挂上一丝朦胧的、富有女性魅力的微笑，那她就总是战胜对手。她有几次也试着对温多特博士显露出那种神态，但这位精神病医生对她的表情显然是视而不见。坏种！阿丽克丝暗骂道。她还得在这诊所呆十分钟，她真希望这十分钟早点儿过去。

温多特博士打破了两人间的沉默，“我们刚才正谈到你们去一个泛性俱乐部。你不觉得那非常危险吗？想想你丈夫的地位。想想你自己的身分。你们为什么会去那种地方呢？”

“我也不知道。我们当时多喝了一点儿，觉得每个人一生中总得去一次那种地方。再说，那儿的人都戴着面具。”

“你们是同另一对夫妇一块去的？”

“是的。”

“除了你丈夫之外，你还同别的男人性交？”

“嗯……是的。如果你坚持要问，我们是交换性交。

那种地方就是这么回事。人们开始只是想去开开眼界，可到了那里才发觉已经身不由己。”

“你不觉得那是在堕落吗？”

“如果你就事论事，那当然是堕落。我现在简直不想再去那种地方，可当时自己并没有思考。迪斯科音乐震耳欲聋，所有的人都一丝不挂，前后左右都是正在做爱的男女，你反而觉得啥也没看见。”

“你丈夫对此的态度呢？”

阿丽克丝耸了耸肩。“那是我们两人间的事。”

“你不认为你一直很放荡吗？”

“放荡？”

“就是你说你在青春期所感觉到的那种性交方式。”

“我从未说过放荡。我没有使用这个词。我是说我后悔同那些男孩子睡觉，尤其是中学和大学里的那些男孩子。现在想来完全是一场误会。但我喜欢性生活，现在也喜欢，就是这么回事。后悔归后悔，喜欢归喜欢。”

温多特看了看桌上的记录：“你提到过哈洛德的同性恋问题。你认为这对你是一种威胁吗？”

阿丽克丝警觉地瞥了温多特一眼：“我没有说过他是同性恋者。”

“上个星期，”温多特提醒道：“你说他少年时与另一个男孩子有一段经历。而且你认为他在战争时期同一个成年男子相好。”

阿丽克丝开始激怒了：“大夫，每个人肯定都有那么一点同性恋的本性。所以，即使哈洛德早年同别的男人有

过性关系，也不能说明他就是同性恋者。”她冷笑了一声，继续道：“你说哈洛德？天哪，你肯定是弄错了。他对女人极有兴趣，那种兴趣简直令人吃惊。而且，我们的性生活非常和谐美妙。”

温多特又看了一眼记录：“你想不想从前和你同居过的那个男人？”

“你是指艾德里安·詹姆斯。实际上我并没有和他同居。当时我们各自有一套公寓。是的，我有时还想他，但只是把他作为一个朋友。所以，这几乎不能算是我的过失。”

“那什么才算过失呢？”

阿丽克丝突然感到一阵沮丧，眼泪差点从她眼里滚出来。她竭力控制住自己，尽量不提高嗓门：“温多特博士，如果我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你说是吗？”

“或许，三十四岁就开始酗酒算得上过失？”温多特挥了挥手，示意阿丽克丝不要反驳。“我并没有说你是个酒鬼，只是说你开始酗酒。你告诉过我，人们对此有议论，不是吗？一些专栏作者在报纸上也有所暗示？”

阿丽克丝没有回答。温多特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双手枕着后脑，漫不经心地继续道：“你放弃由于你的天才而赢得的电视职业，因为那种职业对你来说只是一种临时的需要。你真正向往的是养育孩子，照料家庭，当另一种类型的女人，一种人们今天所不敢言及的女人——家庭主妇，是吗？”

“是的。”

“但实际上你并不是一名家庭主妇。你并不自己做饭，也不料理家务，而且还没有孩子。你并没有得到你所向往的，那你不是白白地牺牲了你的事业吗？”

阿丽克丝眼里突然闪出光芒。“哈洛德并不打算当一辈子国务卿。我们也不会永远住在华盛顿。我们商量好了，哈洛德总是外出，我们的家就象是办公室，周围都是保安人员，现在我们不能要孩子。但我们将会有的。我将会有一个自己料理的家，因为哈洛德退出政府之后将到普林斯顿^①任职。”

温多特博士脑海里掠过哈洛德·沃克尔的形象：一个看起来仍然年轻的、杰出的德国犹太移民，他那超群出众的风度和才能使他成了美国空军二星上将，随后又登上了国务卿的位置。难怪女人一看见他便会坠入情网。

“很好。可你意识到没有，你以前有过的情人都属于同一种类型，都显得超凡脱俗。你没有同一位普通的律师或工程师结婚，而是嫁给了一位超级明星，一个足以占有十个女人的男人。”

“看在上帝面上，别说了。女人总不会心甘情愿地找个呆头呆脑、俗不可耐的男人当丈夫，和他生孩子，过日子，你说对吧？”

温多特略为思忖了一下。显而易见，她并没有明白他问话的意思，要不然她就是在故意回避。他字斟句酌地说

^① 美国东部新泽西州——享有自治特权的城市。